

少年探险家

蒙古·納·那德米德 著

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少 年 探 險 家

蒙古·納·那德米德著

陳 乃 雄 譯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3

少年探险家

蒙古·納·那德米德 著

陈乃雄 譯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新城西落鳳街28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

开别: 787×1092耗 $\frac{1}{4}$ · 1 $\frac{3}{4}$ 印张

1960年1月第一版

1960年1月沈阳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统一书号: 10089.186

定 价: 一角一分

文化宮里正在举行学年总结大会，学生和家长都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教导主任关于学生学习成绩的报告；他们脸上露出不平常的笑容。

各班的成绩都很好，额尼比西等许多学生都得到了满分。

党支部在大会结束时总结说：“今年我们学校获得了比已往任何一年更好的成绩。”他并且代表苏木（注）的党、政机关向教师和学生祝贺。他说：“今年我们同学之间创造了彼此互助、集体温课的好经验。举例来说：特尔比西从来是学习得很差，但是由于少先队员额尼比西的尽力帮助，这一次，他每门功课都考得很好。我十分高兴，特尔比西应当利用这次暑假，更好地温习功课，为秋季进中学作好准备。我在这里向特尔比西祝贺，祝贺他这次考试获得了优良的成绩。”

党支部讲到这里时，到会的人们都热烈地鼓掌。大家都转过脸去看着特尔比西。特尔比西由于兴奋，脸变得通红，在愉快地微笑。

党支部接着说：“你们回家后，要帮助父亲、母亲放牲口、剪羊毛、打井水、割牧草。总之，要帮助你们的父母做各样工作。不过同时也不要认为现在放假了，便可以把功课扔在脑后。你们也应当好好地进行复习功课。”

“你们还要采集各种花、草、树叶以及奇形怪状的石头来做标本；还应当向精通我国民间文学的人们搜集祝词、颂歌、故事、童话、谜语、谚语等材料，秋天开学时带到学校里来。

(注) 苏木是行政单位，相当于区。

你們还要特別留意探寻同我国历史有关的石碑和陵墓等。譬如說吧：我們知道有一处叫做‘班扎尔山峰’的地方，有人說那儿有妖魔鬼怪，有人說那儿埋着許多金銀寶貝，也有人說那儿藏有許多經典文献。对于这些傳說进行追根究底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你們在进行這項活动时，应当运用苏联儿童們在这方面的好經驗。”

特爾比西記錄着黨支書所布置的作业，在“班扎尔山峰”这几个字的旁边做了一个特的記号。他輕輕地問坐在他旁边的額尼比西：

“他說的班扎尔山峰是不是就是我們那儿的那个？”

“对的，对的！”額尼比西回答說。

这一天，特爾比西一方面感覺十分高兴，另一方面却在想：“为什么我在二、三年級時考試成績还能够勉强及格，但是进了四年級后，从第一学期起，在每一次的考試中，便总是有两、三門課程的成績不好？”

特爾比西从来都不好好准备功課，对于課外活動倒积极参加。这一年，他刚来学校不久，他的母亲便去世了。他很爱他的母亲，所以十分悲伤。他想：“母亲为了爱我，常常做漂亮的衣服和靴子給我穿；我到学校之后，她每个月来探望我两三次，給我許多零用錢，对我說：‘孩子，买些书报讀吧！买些糖果吃吧！’去年秋天，母亲把我送到学校来，在动身回家的时候还对我說：‘好吧，我的儿啊，好好地学习吧！媽媽过几天再来看你。’說着，她用軟軟的手撫摸我的臉頰，吻了吻我，便上馬走了。誰知道这就成了我母亲的最后一句話和最后一个吻了呢！母亲对我这样疼爱，为我献出了她的整个生命，但是我，做为她的儿子，几曾使她快活过一次，报答她的大恩呢？”特爾比西这样想着时，他的心更加痛苦了。他想用优良的成績来报答他已死的母亲，但是誰来帮助他复习功課呢？額尼比西和

特尔比西虽然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但是額尼比西有些自高自大，好象看不起特尔比西，这也使特尔比西觉得难过。所有这些事实都使特尔比西的情緒动荡，心神不安。

可是考試前，这种情况一下子改变了。

班主任說：“世界上沒有学习不好的笨人。特尔比西有天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同时，他的朋友額尼比西也改变了那种自高自大的脾气，友好地帮助了他。这使得他情緒好起来，意志也大大地增强了。他想：“我就要小学毕业了，一定要爭取优良的成績，才能报答母亲的恩情。”

要在几星期之内复习整个年度里沒有徹底弄明白的功課，使成績提高，这是很困难的事，但是特尔比西是个对于任何事情一經决定便不半途而废的孩子。

每逢特尔比西沒有完成課外作业，来到教室紅着脸站立着的时候，一个喜欢武断的同学就說：

“这是見慣的事了，他根本沒有学习的天資，是一个笨孩子。”

特尔比西虽然沒有跟人講，却因此下决心要获得比那个同学更好的成績。

在春天晴朗而又暖和的早晨，特尔比西起得特別早。他趁着脑子清醒，別人還沒有起床，一点喧鬧的声音都沒有的时候，溫习功課。

上課的时候，他要弄懂老师講的每一句話，就全神貫注地听。

从前，他常在上課的时候閱讀旁的书籍，或和旁人說話。为了不讓老师发现，总拣最后一排的座位坐。現在他糾正了这个坏习惯，約束着自己，坐在最靠近老师的第一排座位上了。

課后休息时间約摸有一个钟头，特尔比西便和額尼比西一

同在教室里，有时也到空气新鮮的野地里，去作几分钟游戏，因为老师曾经对他们说过：假如一直埋头用功，不休息的话，身体累了，理解力也会減低的。

特尔比西这样积极地复习着功课，常常遇到許多在他看来好象沒有学过的东西。一遇到这种困难和障碍，他的朋友額尼比西总是耐心地帮助他。老师們也为特尔比西努力学习而高兴，尽心尽力帮助他。

特尔比西因此終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对于每一道考試題目的回答都够得五分，老师們也毫不吝啬地給了他五分。

那个常說特尔比西“不如去放羊”的孩子在这次考試中却只获得了中等的成績。那个孩子在已往的几个学期里，每門功课不是得“优”便是得“良”，但是他因此驕傲了，甚至不愿意和得两分和三分的同学們坐在一起了。他虽然自己十分用功，但是不愿和任何人在一起复习功课。在回答老师的問題时，他一字不漏地背誦課本，連“的”、“了”、“和”、“及”等字也一个不拉地照原样背出来。

他的名字叫“全記恩”，同学們在叫他时都省去了他名字的末一个“恩”字，而把他叫成“全記”。

特尔比西坐在会場里想道：“‘全記’这个名字对他真是多么适宜啊！”他朝全記恩看去时，全記恩搭拉着脑袋，脸上那种驕傲的、自高自大的气焰早已消失了。

二

額尼比西和特尔比西的家在七月中旬迁移了。

特尔比西从学校回到家里之后，滿心想去班扎尔山峰，但是因为只有一个人，所以去不成。一搬完家，他便把自己的想法跟額尼比西談了。額尼比西一听，馬上欣然地同意了。他們两人决定首先向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了解一番，但是他們所

問到的老年和青年們給他們的回答都不外乎“據說那兒有妖魔鬼怪”、“據說那兒埋有金子”、“據說那兒有一塊寫着文字的石碑”。除此之外，什麼新的情況也沒有問出來。

他們的鄰居中有一位名叫夏格季的老大爷，當地的人們都說這位老大爺閱歷十分豐富，是一個講故事的能手和祝詞人。於是額尼比西和特爾比西兩人特地去拜訪這位老年人。但是夏格季老大爺對他們表現得很冷淡，他說：

“你們是新時代的學生，打聽那些已經腐朽了的東西干什么？”

額尼比西和特爾比西聽了老人這話，心中不安地想道：“有些人說夏格季脾氣古怪，是個乖僻的老人，難道他現在又在發脾氣了嗎？還是因為我們年紀小，所以看不起我們呢？”

一天，額尼比西和特爾比西一同在放羊的時候，恰巧看見夏格季老大爺趕着羊羔朝井邊走來，他們便把牧放着的羊群集在一起，抽身向井邊跑去。

夏格季由於上了年紀，所以從幾丈深的井里汲了幾水斗的水後便累得不由自主地直喘，汗水涔涔地從他的起皺的臉上流下來。

許多乾渴的綿羊羔和山羊羔在井邊的欄杆和石頭上擠來擠去，幾乎要掉進井裡去，這更使得老大爺手忙腳亂，不知所措。

特爾比西從夏格季手里拿過水斗的繩，夏格季高興地擦去了汗水，伸展一下拘僂的腰干，說道：

“孩子們，你們來了嗎？唷！唷！”說着便在井邊坐下，取出了烟袋。

特爾比西和額尼比西讓所有的羊羔都喝足了水，剛要回家去時，夏格季說：

“孩子們，讓羊群在這兒吃點草再走吧！”

于是他們三个人坐在一起略事休息，那两个孩子尽力注意不讓老头儿不高兴。他們快乐地給老头儿唱了好几支歌子。夏格季也用撫爱的眼光和善地看着他們，微笑地捻着向两边翹起的胡子。

特尔比西是朗誦詩歌的能手，他背了一段“我的祖国”。夏格季非常高兴地轉动着他那深陷在眼眶里的大眼睛說：

“等一等，你說什么？

‘阿尔泰和兴安岭之間是我們富饒的故乡。

我們的祖先世世代代居住在这个地方。

金色的太阳放射着和平的光芒，

皎洁的月亮閃射着永不熄灭的銀光……’”（注）

夏格季原是一个記性很好的人，所以他一下子就已經記熟了这詩里的一节。

“多么美丽啊！这是誰写的？”他問道。

“這是我們新时代最初的作家——那楚克多爾濟写的。”

特尔比西解釋說。

夏格季被这一切所感动，他嘆了一口气說：

“唉，我現在要是象你們一样年輕，那有多好！”

特尔比西閃爍着聰敏的黑眼睛，机灵地笑着要求道：

“关于班扎尔山峰，人們給我們講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傳說，請您把真实的情况告訴我們吧！”

夏格季笑着向那两个孩子說：

“好吧，你們俩已經給我講了有趣的事物，現在当然該輪着我講了。”

于是夏格季老大爺講出了下面一段話来：

“有的人說那儿有鬼，有的人說那儿有金子銀子，誰又知

（注）譯文引自“我的祖国”（新文艺出版社，1955，上海）

道其中的究竟呢？不过据说从前我们这儿有一个名叫班扎尔的贤明的人。那人学识渊博，满腹经文，真是出口成章。据说我的父亲和他是莫逆之交。我父亲活了六十五岁，他去世的那年我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呢！”老头儿一边说着，一边在自己的烟袋锅里装满了烟草，熟练地打了一下火镰，把烟点着了，接着讲道：

“大约是在一百多年之前吧，旗里的諾彥（注）给班扎尔加了一个造反的罪名，下令逮捕处死。旗里的諾彥就是班扎尔的弟弟。班扎尔在将被处决的时候说：‘俗语说：人死留话，畜死流血。请宽延半天再处死我吧！’

“在这宽延的半天里，班扎尔派人去对自己的諾彥弟弟说：‘虽然我们的兄弟情谊已经破裂，毕竟我们还是同一个父亲所生，请你前来和我见一面。’

“班扎尔派人去向諾彥禀告后，便写了一封有许多页的长信。諾彥一到，班扎尔便呈上这信说：‘好，我们俩一起走向死亡吧！’他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说，只说了一声：‘现在就执行吧！’

“在这封信的最后写道：‘你以国家的名义处死我，我要以伦常的名义处死你。你一读完这封信，一定马上死去。’諾彥读完这封信，刚想从座位上站起来时，忽然头昏眼花，滚倒在地，口里冒出紫色和绿色的泡沫，立时断了气。据说，他们兄弟两人就这样彼此处死了对方。”讲到这里，老大爷才发觉自己的烟袋锅里的火早已灭了。他使劲吹净那里面的烟灰，刚想继续往下讲时，远处传来了绵羊和羊羔的呼叫声，它们跑着、跳着，开始混杂在一起了。夏格季慌忙叫道：

“孩子们，快去看羊吧！”

（注）旗是行政单位，相当于县，諾彥就是执政官。

三

額尼比西和特爾比西为了問清楚上次談到的几个問題，又一起到夏格季老大爷家里去。

“好，等一等，上次講到那里了？”夏格季老大爷手里拿着烟袋，想了一会，接着說：“噢，对啦，那个班扎尔和旗上的諾彥嘎爾瑪原是同父異母所生的弟兄俩。班扎尔是我們旗里原先的老諾彥的第一个福晉（注）所生。班扎尔出世不久，他的母亲便死了，因此老諾彥又娶了一个福晉，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嘎爾瑪。

“班扎尔只比嘎爾瑪大两岁。他們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曾經把他們两人送到五台山和北京去学习。父亲死后，不論按排行來說或是按學識來說，都应当由班扎尔繼承諾彥的席位。班扎尔精通唐古特、西藏、汉、滿、蒙五种文字。但是由于班扎尔不愿意接父亲的諾彥位，所以那个嘎爾瑪便当了諾彥。

“此后，班扎尔毫无羈絆地东奔西走，到处流浪，至于他究竟到过些什么地方，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可以肯定：北到俄羅斯、布里雅特，东到巴尔虎、滿洲，西到杜尔伯特、烏梁海、哈薩克、纏头（注）等地区之内都有他游方化緣的足迹。據說他在外流浪了多年，最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开始放牧牲畜，当了一家之主。”

額尼比西听到这儿，忍不住睜着两只黑亮亮的眼睛問道：

“那样說来，他是一个募化者嗎？”

“不，他怎么能是那种只知吃白食、驅錢財、祸害人家的募化者呢？不过究竟他为了什么到处流浪，关于这一点，誰也

（注）福晉是諾彥的夫人。

（注）纏头是回族之一，冬季以布纏头，亦称纏回。

不知道。嗨，从前的人們常說，什么地方举行那达慕（注）他便到什么地方去，在那里講祝詞，为获胜的駿馬和力士唱贊歌，他还常給人們講故事和历史傳說。同时有的人还說他写过許多著作……。

“據說他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平民。我父亲曾經告訴我：班扎尔从不欺侮下层百姓，也从不向上层貴族点头哈腰，是个正直的人。他的諾彥弟弟討厭他和平民群众打交道，他也討厭他弟弟那种任性胡为，压迫百姓等不道德等行为，因此他們兩人之間常常发生齟齬。嘎爾瑪用爵位和官銜来指制哥哥；班扎尔則数說弟弟的恶行，来斥責他。他們之間的矛盾越来越深，嘎爾瑪破坏了哥哥的毡包、牧場、牲畜、財产，最后竟然以“造反”的罪名，下令要把哥哥逮捕处死。

“班扎尔听到这个消息后，悄悄地逃跑了，就潛藏在如今那个山峰的危岩之間。但是过了些日子，这事儿不知被哪个坏蛋发觉了，跑去向諾彥告了密。諾彥嘎爾瑪馬上派出大批兵丁到那边搜索，終于把班扎尔逮捕了。末了，他們两人在山峰下彼此处死了对方。这些都是从前我听我父亲說的。”

特尔比西見老大爷把班扎尔的生平講完了，又問道：

“您从前到那儿去过沒有？班扎尔山峰里究竟有些什么？”

“我年輕时曾經去过一次，記得那里好象有一块写着文字的大石碑。據說那块石碑上的文字是班扎尔亲手刻的。那里还有一个山洞，但是我沒有进洞里去过。在最高峰有三个石敖包（注），从前人們都說那敖包下面埋着許多东西。在敖包的后面，还有两堆石头，據說他們两人的尸体便埋在那里。”

（注）蒙古民族传统的一种狂欢会，会上进行賽馬，摔跤、射箭等比赛。

（注）敖包是草原上的标记，以碎石垒成，民間相传有守获神，每年举行一次大祭。

特尔比西問道：

“那个嘎爾瑪諾彥为什么突然便死了呢？”

“那事情是这样的……”刚講到这里，在外面牛桩边挤奶子的老大娘叫道：

“喂，夏格季！快出来！快出来！母駱駝和駱駝羔子混到一块去啦！”

老人慌慌忙忙地走出毡包，跨上备着馬鞍的馴良的枣驥馬，搭搭搭地向駱駝群碎步跑去。

四

額尼比西的父亲对于額尼比西和特尔比西两人要去探险的事情不声不响地同意了，但是額尼比西的母亲却显出懼怕的脸色問道：

“什么？到班扎尔山峰去么？”

“从她的表情看来，显然是不同意的样子。額尼比西便請求父亲去說服母亲，父亲說：

“好吧，沒关系，我試着去說服她，你母亲会答应的。”

特尔比西的祖母十分喜欢特尔比西，事事順着特尔比西的心，所以也同意了。可是特尔比西的祖父却极力反对，他說：

“不要說你了，連我这一輩子里也沒有爬上那个……山峰去过。那是个不吉祥的地方……你去干什么？”

特尔比西的哥哥是巴嘎（注）里的宣传員，他是贊成特尔比西去的。特尔比西便和他的哥哥一齐向祖父解釋道理。最后，他們的祖父便不再爭論那地方吉祥不吉祥了，但是搔着光禿禿的脑袋說：

“他們两个人去是不行的，班扎尔山峰离这儿很远，他們稍一疏忽便会在岩峰之中迷路，而死在那边的。”

(注) 巴嘎是相当于乡的行政单位。

特爾比西的哥哥說：

“那麼我和他們一同去吧！”

於是祖父終於同意讓他們去了。

亲身到一次只曾聽過空洞的傳說而不知真相的班扎爾山峰，去考証一下當地的實際情況，這對於一個宣傳員來說，也是必要的。因此特爾比西的哥哥真心決定和他們一同去。

× × ×

額尼比西和特爾比西象真正的探險家那樣，各人帶好了記事本和鉛筆。額尼比西背了一個背包，裡面放了兩瓶茶和一些干糧，特爾比西手里拿了一把小鏟子、一把鐵鋤和几丈繩子。

他們剛要上路的時候，却聽得後面有人在叫他們，他們回頭看去，原來是額尼比西的母親拿來了他們兩人的長袍，對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不穿上長袍就走了呀？說不定會下雨的呢！”

特爾比西稍微有些不願意的樣子，接過長袍，用腰帶捆起來，背在背上。

特爾比西的哥哥雖然想和他們一同去，但是因為臨時決定要開宣傳員會議，所以沒有能實現這個願望。

離開家遠了，額尼比西回頭看了看說：

“我母親把我們當作要旅行幾個月或几年才回來似的，一定讓我們穿上長袍走。其實我們晚上就要回來的，不如把長袍放在这兒，等回來時再取吧。”

特爾比西同意了，把長袍放在几叢馬蘭草邊，用石頭壓上。

班扎爾山峰的高聳的頂巔已在眼前，他們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它前进。

其實他們要去的地方並不比几家邻居的毡包离他們的家更

远些，那怎么能算是探险呢？但是他們的心里却响往着周游蒙古各地，連一綫地方也不漏掉。这也是无可非議的事哪！他們也想象麦哲伦那样周游世界；象契卡洛夫那样在空中旅行，象巴巴宁那样整年整月地在北冰洋上探险。

特尔比西走热了，汗水流进了他的眼睛，使眼睛感到很难受。他擦了擦汗，然后朝他的同伴看了看。

額尼比西的瘦削的脸上同样是汗水直流，他偶尔用手拍打着飞到自己脑袋上来的蒼蠅。

額尼比西心里正在想着：“我們將从班扎尔山峰得到些什么呢？不論找到什么，我們要把它拿到学校和文化宮里去。那有多么好呀！”

特尔比西发觉額尼比西有些累了，便說：

“你累了嗎？来，把背包給我！”

“不，沒什么，我不累！”額尼比西嘴里虽然这样說，却把背包交給了特尔比西，接着又說：

“嘿，口渴……我想喝点茶哪！”

特尔比西好象沒有听見一样，沒有回答他，繼續往前走。他們快走近班扎尔山峰的山麓时，額尼比西忽然“哎唷，哎唷”地呻吟起来。他弯下身去握住了右脚的脚趾站住了。他的脚趾里刺进去了一根长长的刺。他們两人便坐下来，为了想拔出那刺，弄了半天。虽然刺的一头露在外面，但是却拔不出来。

“晦，这事可真麻烦！勉强走几步試試看！”特尔比西說。

額尼比西站起来，一鼓足气前走了几步，但是每走一步那刺就刺得更深一些，实在沒法再繼續走了。

“怎么办呢？再来拔拔看，你坐下！”特尔比西說着取出一瓶茶来，給額尼比西洗脚。

額尼比西不以为然地說道：

“洗它干什么？”

特尔比西平心靜气地說：

“等一等、等一等”他捏紧額尼西比的脚趾，用牙齿把刺拔了出来。

这一下額尼比西放了心，提議說：

“那倒霉的刺也拔出来了，还忙什么呢？口渴啦，喝点水，吃点干粮再走吧！”

特尔比西虽然不想那样做，但是也点点头表示同意了。他們兩人坐在一起喝完了一瓶茶、吃了一些干粮。因为一个茶瓶空了，便把它留在那里，准备回来时再取。

五

他們連走帶爬地在班扎尔山峰发漫的石头上慢慢地往上攀登，一路上什么特別的东西也沒有发现，額尼比西有些泄气地回顧了一下四周說：

“別說妖魔鬼怪了，連大一点的飞鳥也沒有啊！”

“誰說的？現在我們又沒有走遍这个山的沟谷，”特尔比西說着繼續向前走。

額尼比西无可奈何地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特尔比西，你我两人誰是旅行队的队长？”

“到目前为止，誰也不是，不过我正想选你当队长呢！”

“不，你是这次探险的发起人，所以應該选你。現在就表决吧！”說着額尼比西举起了手，表示通过。

特尔比西慢了一着，只好默不作声地繼續向前爬。他們在晒紅了的岩石中間攀登上去。翻过这一个山峰，便看見了一块旁边沒有石砾的大峭壁。特尔比西忽然好象发现了么什东西似的拼命向峭壁跑去，一边叫着：

“看哪！这个！这个！”

額尼比西被特爾比西突然的举动惊得毛髮都竖了起来，他战战兢兢地看了看四周，什么可怕的东西也沒有看到，便跟在同伴后面直跑。跑到石壁近处，才发现那块朝着阳光的高高的石壁的半腰上，有一些歪歪斜斜的字迹。

那块岩石有四五米高，那些字写在离地約三公尺高的地方。他們身材太矮了，所以看不清楚。

“你站在我的背上念念看！”特爾比西貼住岩石，弯下他那短短的腰干，他那两只小小的手支在两个膝盖上。

額尼比西踏上特爾比西的脊背，仰着头，用繃紧的喉嚨讀道：

“三固口包口口門口固下口口我口灵云。”

“等一等，你念的么什呀？”特爾比西問道。

“晦，誰知道，这是无法理解的詞句。”額尼比西說着跳了下来。

特爾比西伸展了一下麻木的手說：

“等一等，怎么办呢？”

“現在往这边走过去看看吧！可能会发现比这个还有用的东西。”

“不，我們不能馬馬虎虎地看了看便算了，必須把他研究一番，否則还算是什么探险家呢？一定要念出来！而且还得記下来！”特爾比西說。

特爾比西咬着嘴唇默默地站了一会，又坚决地說：

“用軟鉛筆把这些字涂抹一下看，那样字迹可能会明显一些的。你再到我背上去吧！”

額尼比西刚才站在特爾比西背上仰着头讀了許久，脖子又酸又痛，所以他想大概还是在下面比較輕松些，便說：

“你站到我肩上去吧！”